

时代

夜 妆

付秀莹 ◎ 著

ARP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中坚代
ZHONG JIAN DAI

夜 妆

YE ZHUANG

付秀莹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妆/付秀莹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7.4

(中坚代书系)

ISBN 978-7-5396-5962-6

I. ①夜… II. ①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14722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丛书策划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姜婧婧

装帧设计:张诚鑫 许含章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63533889

印 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7.5 字数:180千字

版次: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8.00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付秀莹，女，《长篇小说选刊》执行主编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陌上》，小说集《爱情到处流传》《朱颜记》《花好月圆》《锦绣》《无衣令》等。作品被收入多种选刊、选本、年鉴及排行榜。曾获首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奖，第九届十月文学奖，第五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，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，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等。部分作品译介到海外。

目 录

旧事了 / 001

出走 / 036

花好月圆 / 050

绿了芭蕉 / 062

刺 / 099

无衣令 / 138

夜妆 / 176

醉太平 / 194

旧事了

同路由认识,是在一个秋天。

那时候,你刚刚从一场感情的浩劫中挣扎出来,来北京,读博。你喜欢这个城市,喜欢宁静的校园。你想在这里重新开始。你整天泡在图书馆里,像一个疯子。同屋的温小棉夸张地瞪大眼睛,说,你是不是一个修女啊丰佩?你不说话,笑。是的。温小棉说得没错。你就是一个修女。在经历了感情的炼狱之后,你心如枯井。你不相信男人。任何。你把伤口深深地埋藏起来。你只以微笑示人。在众人面前,你是一个多么明媚的女人啊。笑容璀璨,干净,像阳光,刹那间便把世界照亮了。可是,路由一下子就洞穿了你。他看出了你的明媚背后,缠缠绕绕挥之不去的忧伤。路由说,丰佩,知道吗?是你的忧伤打动了我。你感到有一股温热的潮水涌上心头,迅速进逼你的鼻腔和眼底。

你掩饰地扭过头去，看窗外华灯下的京城，那些川流不息的车，还有人，在夜的河流中倏忽来去。城市像一个断断续续的梦，悬浮在灯火阑珊处，零乱，荒诞，有一种不真实的幻觉。

被温小棉拉到那个酒会的时候，已经迟到了。一进门，你便后悔了。一屋子的灯红酒绿，衣香鬓影。看得出，这是一个比较正式的酒会。男士们都着西装，女士们，则多是晚礼服。你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牛仔裤、帆布鞋，还有那件珠灰色棉布衬衣，知道是穿错了。心想，管他！错便错了。反倒镇定下来。温小棉携着你的手，向众人介绍。她的声音像风，在喧嚣的河流上吹过。大厅里忽然安静下来。一屋子的目光看向你，你感到有些无措，却依旧微笑着，一一点头，致意。一屋子的人，你一个都不认识。除了温小棉。温小棉是作家。今天这个酒会，大约都是文人骚客。对文人，尤其是，对作家，你总是怀有特别的好奇心。这些整天活在虚构世界的人，在日常生活中，究竟有几分真实？

温小棉真是个人来疯。她属于那种本色演员，随处都是舞台，胜任剧情要求的各种角色。你不演戏，真是亏了。你曾经笑她。温小棉也笑，人生如戏——戏里戏外，谁能分得明白？

温小棉是那种第一眼美女，气焰嚣张得厉害。待要真的深究起来，五官倒是极平常的，最致命的，是她的风姿。是谁说过，姿态之美，胜过容颜之美。这话说的是温小棉。温小棉最是懂得，如何把那惊心动魄的凹凸秀出来，千回百转，一唱三叹。温小棉端着一杯红酒，袅袅地走过来，关照你吃点东西。今天的点

心不错，有你最爱的黑森林，还有龙眼，很新鲜。温小棉穿一袭落日红小礼服，传统旗袍的改良版，前面包得严严的，是良家妇女的范式，后背却几乎全裸出来，蜜色的，透明的，腰窝深深地陷下去，在灯光下闪着绸缎的光泽，叫人惊艳。你忍不住在她耳边说，好个妖精！温小棉笑，我等着吃唐僧肉呢。

正说着话，温小棉忽然拿手肘碰一碰你。你还来不及反应，一个男人已经走到面前，端着酒杯，向你们颌首。温小棉仿佛一条河流，在一瞬间便生动起来，活泼泼的，眼波荡漾，嗓音柔软，向那个人频频举杯。你心里笑了一下。这才认真打量眼前的男人。驼色休闲西装，高大挺拔，有一点温文尔雅，气场却极大。他站在那里，同温小棉说着话，微笑。他的牙齿可真好。显然，他们是很熟络的朋友了。你礼貌地立在一旁，打算稍候片刻，悄悄地走开。不料，那人却忽然转过头来，问，这位是——问的是温小棉，眼睛却看着你。温小棉妩媚地笑起来，有点撒娇的意味。丰佩啊，真是贵人多忘事——那人也不分辩，冲你举起酒杯，说，路由。认识你很高兴。你们碰了杯。两只酒杯相碰的刹那，撞击声清脆可爱。

那是你和路由的第一次见面。

后来，你一遍一遍回忆起那个夜晚的片鳞只爪，却总是一片恍惚。仿佛是醉酒的人，醒来后的四顾茫然。又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梦，梦里梦外，不知身在何处。是的，那是一个恍惚的夜晚。

恍惚的灯光，恍惚的音乐，恍惚的人声，恍惚的衣影。温小棉的笑声，从遥远的地方传来，若隐若现。路由的声音很低，仿若耳语。红酒好滋味。在高脚杯里荡漾，飞溅。你惊讶于那样一种动人的殷红，红得热烈，红得几乎都要破了。后来，路由不止一次跟你说起那个夜晚。丰佩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晚上，一见到你，就恍惚了。你心里跳了一下。恍惚。在那个夜晚，你们彼此的感觉是如此相似。那一瞬，你忽然警觉了。恍惚。这种恍惚的感觉，是爱情。

爱情。怎么说呢，你不是不相信爱情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比爱情更美好的事物吗？爱情是甘美的浆汁，却剧毒。只有勇敢的人，才能够把它一饮而尽。你承认，你不是一个勇敢的人。在曾经的那一场情感中，你元气大伤。你把自己的心包裹起来，用厚厚的铠甲，来抵挡尘世间纷飞的明枪暗箭。当然，你也感到孤独。不是寂寞。是孤独。没有人能够相信，你喜欢与孤独共处，你享受孤独。孤独像一条河流，外表温顺，只有沉溺其中的人，才能够懂得它的汹涌和动荡，你不是温小棉。温小棉说，她害怕孤独。温小棉有各色各样的男人。温小棉是女王，他们是她的裙下臣子。温小棉的卓绝之处在于，她爱他们，爱他们中的每一个。她是他们的母亲，姐姐，情人，妹妹，女儿。她在每一个角色中胜任愉快，如鱼在水中。温小棉常常笑称，她爱天下所有的哥哥。温小棉是一个坦诚的人。至少，真实。你却常常为她

担着一份心事。你担心，她会在如此犬牙交错的关系中伤了自己。然而，你错了。温小棉非但小说厉害，在风月场上，也确有过人之处。温小棉是一个很牛掰的女人。有时候，面对温小棉，你会忽然痛恨自己。痛恨自己的世俗，虚伪，装腔作势。你不得不承认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温小棉是你的替身——至少，是你的无数替身之一种。她代替你，挣脱掉层层枷锁，精神的，肉体的，在滚滚红尘中纵身一跳——飞蛾扑火，粉身碎骨，都由它去了。

二

和路由第一次约会，也是缘于温小棉。有一回，大约是那个酒会之后的一个月吧，温小棉忽然对你说：“丰佩，路由约你了吧？”你一愣：“路由？”那一段时间，你正忙着准备外语考试，昏天黑地。路由。你几乎忘记了这个名字。“就是那天酒会上的钻石男啊。”温小棉说，“我警告你啊，别漫不经心。前几天，他朝我要了你的手机号。”你笑：“这么好的钻石，你怎么自己不收服了？”温小棉说：“你别激我啊，激起我的斗志，我非把这颗钻石装兜里不可——到时候，你可别哭。”

读博一年级，最要命的就是外语。好在本科四年，英语专业，也算是你的当行本色了。那个目光灼人的大胡子外教，从来不掩饰对你的欣赏，密斯丰密斯丰，是悦耳的男中音。温小棉坏坏地说：“蜜蜂蜜蜂，我看他就是一只大蜜蜂，想钻进你这朵花心

里去采蜜。洋人嘛，好是好，可是太生猛，只怕是——”你把一块巧克力掷过去，仍没有堵住温小棉的嘴。

回到寝室的时候，手机响了。你的心突地一跳。却是商场的提示电话。一个甜美的声音告诉你，某品牌的手袋最近有了新款，款款深情，一定有一款为你而生。挂掉电话，你才蓦然觉察出自己的惆怅。为什么惆怅呢？你在对什么暗怀期待？

秋天的阳光，像金粒子，在窗前跳荡。梧桐宽大的叶子，经了日光的照射，变作耀眼的金红。一个红裙的女孩子从楼下走过，长发共裙袂齐飞，在秋风中，格外有一种寥落之美。你看着那远去的身影，蓦然想起了当年的自己。当年，那青春飞扬的岁月，如花似锦。那些跳荡和尖啸，鲜衣和怒马，轻狂和青涩，都远去了。而今，你是一个二十九岁的女人。二十九。青春的尾巴稍纵即逝。你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慌乱，还有恐惧。其实，来北京之前，你是抱着近乎悲壮的雄心，或者，叫作野心也好。你站在这所著名的大学校园里，仰望夜空，你对自己说，丰佩，这是你的再生之地。秋风满怀。内心澄澈。虫子的鸣叫零零落落，在某个瞬间交织成一片。一只萤火虫飞过来，幽微的光芒，在深蓝的夜色中，像一个温暖的隐喻。

然而，正如温小棉所说，你这样一个女人，怎么能够免去情爱的纠结呢？或许，二十九岁，正是一个女人的盛期。浆汁饱

满，花叶葱茏。即便素面布裙，也会散发出一种醉人的气息。总有男人向你示爱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。你却一笑了之，一如既往地波澜不惊。最有意思的是，你的师弟，一个山东男孩子，高大威猛，在你面前，却是一个羞涩的小男生。他帮你修电脑，买书，跑邮局，鞍前马后，他愿意做一切，为你。你坦然接受着这一切，却并不说破。有时候，看着他从阳光下走过来，笑着，满脸的汗水，你的心忽然就感到了微疼。你暗暗骂自己的自私。你吃过感情的苦。你不该这样对他。当一个人赤膊上阵的时候，如果不是铜头铁臂，怎么能够免于刀光剑影的伤害？而你，躲在厚厚的盔甲后面，残忍地试验着寒冷的刀锋。不对等。你们不对等。然而，这个世界上，有对等的爱情吗？你轻轻吁出一口气，咬着嘴唇。直到感觉有咸的汁液慢慢沁出。

你开始给师弟介绍女孩子。一个接着一个。你指点他如何穿衣服，如何约会，如何追女孩。耐心的，细致的，家常的，亲切的——完全是师姐的口吻。你故意不去理会他的眼神。你是一个狠心的人。

还有，那个大胡子外教。公正地说，他是一个帅气的男人，五官倒在其次，那漂亮的大胡子，令他格外有一种男子气概。他喜欢你。这是学院公开的秘密。而且，大胡子外教是单身。是众多女博士的梦中人。大胡子外教叫威廉，中文名字叫魏冷。你不喜欢魏冷这个名字。你喜欢叫他 William，用地道的美音。你的口语很好，音色纯美。有时候，你也会赴威廉的约。校园

里,有时是幽静的咖啡馆,最宜于情人。可是,你从来不去威廉的单身公寓。你有自己的底线。做一个有底线的人,是一件好事。它让人内心安宁。

然而,真的安宁吗?那些失眠的夜晚,你像一匹野马,在绮丽的幻想里疯狂地奔跑,奔跑。山重,水复,柳暗之后,才是花明。一些东西像有毒的蘑菇,在雨夜里潜滋暗长,也妩媚,也危险,带着蛊惑的气息和微腥的味道。你在幽暗的夜色中独自流浪,暗自芬芳,却分明触摸到了它的肥美多汁。无数次,洗澡的时候,看着镜子里那个被水汽萦绕的人,脂红粉白,如微雨中的花瓣。你能够听见它们在暗夜里盛开的呢喃和尖叫。

路由来电话的那一天,是个周末。温小棉照例不在。你靠在床头,抱着一本书,昏昏欲睡。陌生号码。你没有接。电话响了两遍。第三遍的时候,你摁了接听键。路由在电话那端说,怎么不接电话?我路由。你刹那间便恍惚了。路由在电话里说了什么,说了多久,你都不记得了。你只记住了一句话。周六晚七点,绿岛见。

后来,你不止一次向他抱怨,他不容置疑的语气,完全没有初次约会的百般迂回和小心试探。他笑,傻瓜,这叫策略。你的心突地一跳。策略。如此说来,他早早跟温小棉要了你的号码,却迟迟按兵不动,也是策略之一种了。你暗笑自己的敏感。而更多的,是自责。怎么会这样呢,像个傻瓜。甚至都没有矜持一

下，哪怕是稍微示意也好。你却任由他挂掉电话，听他说，不见不散啊。嘟嘟的忙音在空气中跳荡。你握着话筒，手心里湿漉漉的，全是汗。一沓稿纸散落在书桌上，慌乱，仓促，喘息甫定。一只苹果刚削了一半，拖着长的裙袂，躺在盘子里，像一幅被随意涂抹的静物。

在后来的很多年里，有多少回，你祈祷时光机器飞速地旋转，倒流，在多年前的那个周末定格。阳光从窗子里照过来，穿越窗台上那丛茂盛的绿萝，筛下不规则的斑点。你仰起脸，让其中一片落在眼睛深处。水在杯子里，静止不动。你握着话筒，镇定地说，抱歉，不巧。我有约了。

这是真的。前一个晚上，大胡子外教约你吃饭，就在周六，晚七点，绿岛。有时候，你不得不相信，冥冥中，或许真的有一种叫作命运的东西，强硬地左右着你的人生轨迹。你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外表柔弱，内心刚硬。你可以抗拒很多。可是，你无法抗拒命运。

绿岛是一家西餐厅，环境幽雅。你在侍者的导引下向深处走去。落地窗的位置，你看见路由向你颌首微笑。你穿了一件纯黑毛衣，酒红薄呢短裙，黑色软牛皮短靴，黑色风衣，脖子上绕一条酒红色丝巾。那一晚，你化了淡妆，酒红色唇彩，淡淡地打了胭脂。你不知道，灯光下的你，是多么动人。路由站起来，伸手示意，请你入座。侍者殷勤地接过你的风衣，为你送来柠檬

水。灯光迷离，钢琴声缓缓流淌，像小溪，把世间的灰尘一一洗净。你慢慢喝着柠檬水，内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宁。路由在对面看着你。侍者布菜。菜品丰富。琳琳琅琅摆满了桌面。藤编的花插里是一枝百合，香水百合，在灯光下幽幽地绽放。后来，你一点都记不起那晚吃了什么。只记得，你们仿佛吃得很少，大多数时候，你们沉默。餐厅宁静。侍者远远地站着，等候吩咐。对面，是一个小的壁炉，烧得正好，金红的火芯子，勾着淡蓝的边，热烈，恣意，在这个深秋的夜晚，让人感到一种甜蜜的暖意。你在这种暖意中慢慢放松，沉陷。你喜欢这种沉陷。盔甲太重了。这些年，你穿着满身的盔甲，左冲右突，你累了，身心俱疲。那一晚，你喝了很多酒。你喜欢那种放松的感觉。也不仅仅是放松。是恣意，还有不羁。你是那样一个矜持的女人，紧绷，内敛，生涩，像一枚七月摘下的苹果，一把等待调试的小提琴。路由端着酒杯，看着你。他不劝你，喝，或者不喝。他不说话。他的眼睛深处有一种东西，跳跃的，明亮的，转瞬间便消逝了。柠檬片在水中呼吸，像饱满的唇，准备说出新鲜动人的语言。葡萄酒，一定是葡萄托付给秋天的梦，清澈的，晶莹的，不染世间的一粒尘埃。

依然是沉默。你忽然就在那种沉默里警惕了。这不正常。你想找一些话题。你不停地说。说了很多。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秋风乍起，把整齐的世界吹得凌乱。壁炉里火焰跳跃，像金色的舌头，一些东西在上面隐秘地生长，滚动。那一个夜

晚,你几乎说尽了千言万语。然后,你沉默了。然后,你哭了。你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,你居然哭了。在一个陌生人面前,在一个陌生男人面前,刹那间,你竟忽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。你慢慢地喝酒。泪水是一场暴雨,无声地倾泻。仿佛,郁积多年的河流,忽然找到了奔流的出口。路由看着你,像看着一个转瞬间任性的孩子。显然,这出乎他的意料。他不说话,看着你。纸巾一张一张递过来,被泪水浸透,洁白的,柔软的,像风雨中哀伤的百合,落花委地,零落成泥。这么多年,你一直以为,你已经修炼得金刚不坏,百毒不侵。你从来不在人前哭泣,你只在夜的深渊中独自沉沦,用倒流的泪水,一一洗净时间的灰尘。可是,那一晚,那一瞬,你今生的泪水飞溅,你所有的伤痛汹涌而来。你听见一些经年的东西在泪水中轰然倒塌,尘土飞扬起来,把你的来路慢慢湮没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,尘埃落定,海晏河清。你从梦中抬起头来,蓦然发现自己躺在路由的怀里。

后来,你无数次重新回到那个夜晚,试图打捞出那个夜晚的一些消息,红酒,百合,深秋的风,壁炉里热烈的火焰,还有,沉默。金沙沉陷般的沉默。你只记得这些。你根本不记得,那一个夜晚,你化作了一条人鱼,在夜的河流中游弋,飞翔。春汛动荡,水草柔媚如丝,你在汹涌的浪潮中隐没,喧嚣的涛声混合着你的尖叫,那个夜晚,是情欲的乱世。